

第 1 章

急切地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

1

院长办公室的双扇玻璃门闭锁着，雷子浑身汗水淋漓地喘息着，倚靠在走廊中的暖气管子上歇息。当肖爱国迈上七楼时，他已楼上楼下往返三回，六只包装不等的药箱子，让他如拉了三天石磨的老驴。

雷子和肖院长是首度见面，之前只通过两次长途。从电话中的声音判断，他以为肖院长的年纪至少要在五十岁开外，按惯性思维，一个发丝银白、着装整洁、鼻梁架黑框眼镜、手指纤细修长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脑海。

见到肖爱国的刹那，雷子心中不敢确定此刻正从手机包里掏钥匙开办公室门的，看起来比自己大不上几岁，身材中等、面容冷峻的青年便是此间医院的院长。不过，那款咖啡色、做工精巧、价格不菲的手机包又让他有些局促，毕竟 1994 年的春季能用得起手机的人还是少数，毕竟院长办公室的大门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开启的。

雷子的整体装束在肖爱国眼中是司空见惯的，几乎来自全国各省、市、区、县的药品推销员大都是如此不规则的打扮，统称——土洋结合。

的确，宽格略大一号的西服，竖条露袜勒儿的裤子将雷子衬托得晃

晃悠悠、逛逛荡荡，关键是紧贴在脑门上的几缕刘海和他脚上那双劣质白色旅游鞋，一看就是靠跑腿子或耍嘴皮子过活的人。

雷子心里明镜似的，火车上一眼未眨地站了一夜的岗，方才又楼上楼下地一通折腾，现在的形象，跟一盆洗脚水泼出来的差不多。

肖爱国经过雷子的身侧先开门而后打招呼的做派，显然是对来访者的轻视，虽然医院的盈利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药企，来自于药品推销员。不过从雷子身上散发出的汗味毕竟和民工身上的还是有所区别，因而肖爱国只是轻微皱下眉头而没有掩鼻的举动。

“是雷子吧？”肖爱国信步走到办公桌后面脱去米色夹克衫随手搭在椅背坐下身问道。

“是、是，您是肖院长？”雷子谦卑地递过去一张五块钱制作一盒的名片。此刻他的手心是潮湿的，胸腔怦然。

肖爱国接过名片斜扫一眼，一行醒目的黑色字体映入眼帘：山东威海泰升药业。不用看他也知道下面两行印制的是业务经理雷子以及联系方式。他眯缝起细长的眼睛，习惯性地皱皱鼻翼，白皙的手指轻轻一弹，名片飞落到桌面的文件堆中。

雷子趁肖院长看罢名片沏茶的空当儿去门外搬药箱子进来，原本须经药局登记、检验、入库的药品现在却直接送到院长办公室，这让初入此行的他有些纳闷。前天电话中肖院长如此这般说：药品送来时直接搬上七楼。

雷子能一脚踏进药行，完全是机缘巧合，本身去的是一家跨国企业，没承想是间空架子公司，几句小嗑唠完，立马让每位应聘者缴纳五十块钱，哪儿跟哪儿啊，抢多痛快。

在逃跑的过程中，雷子看到山东威海泰升药业招聘区域经理的告示板，他挺身而出。

室内仅有两人，一男一女。女的是文员，男的是泰升药业驻北省办事处主任温和。的确，人如其名，温和度如沐春风，兄长般的亲切感自

然生成。

“应聘区域经理？”温和温和地发问。

“是的！”雷子有着倒睫的眼睛注视着温主任。他看到桌面上透明塑料盒中名片的字样。

“曾经从事过药品销售吗？”温和薄厚适中的嘴唇轻启道。

“没有，但我很想试试。”

“哦，跑业务综合能力要强，仅凭吃苦耐劳远远不够。”

“嗯，我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说说看。”

“无论做什么，首先要做人。”

“好——”

温主任“好”字没说完有人推门进来，着天蓝色制服——送水工。

文员付完款，送水工说着“谢谢”离去。

当下，饮用桶制纯净水还属新鲜事物，在文员伸手指欲将桶盖上的封口捅穿时雷子喊道：“且慢。”

文员吓一跳，以为哪儿连电了。

雷子说：“应该直接插在饮水机上。”

文员稍愣，片刻恍然大悟，向雷子投来感激一瞥——如提前捅漏水口，安装时势必喷洒一地。

“嘉市区域归你了。”温和的语调缓慢而稳重。

雷子从办事处出来时手中提着大袋文件，其中包含药品说明、授权证书、入省许可证明、工商税务注册登记影印件、合同文本、药样等。当然，温主任的名片是少不了的，在名片背面还有手写的一组数字。

“这是嘉市轻工局下属医院院长肖爱国的号码，我们一直有着业务往来，这次直接带六箱药去，结算方式和肖院长已谈妥，祝你首战告捷。”温和为雷子打气。

“谢谢温主任扶我上马又送我一程。”雷子对温和心怀感激。温和的抬爱让他绷着的心少了几分忐忑。

“区域经理一般没有底薪，对你开个绿灯，除去每月保底工资七百，往返路费、食宿全报，不过这只是你我间的秘密哟。”温和重重地握了握雷子的手。很温暖。

2

六箱威海泰升药业生产的银杏叶片、消渴丸码放在肖爱国面前。他在品茶，很仔细地品，好像全然忘记屋内还有个风尘仆仆坐了一夜火车面露倦意的毛头小子。

肖爱国年纪轻轻能坐上院长宝座，应归功于“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就是他那满脸雀斑性格泼辣的老婆。

麻婆豆腐的老爹是轻工局主管人事任免的副局长，文革时期同肖爱国的父亲同蹲一间牛棚，平反后两人成为亲家，当时肖爱国是死活不依。

“个头是矮点，脸是花点，身子是肥点……”肖老爷子说。

“爸，缺点甬说，您能确定说的是人？”肖爱国左端详右端详地看着照片中的麻婆豆腐欲哭无泪。

“你要是甘心当一辈子文书，明天让你妈给你领回一花枝招展的大闺女来。”

“你们这些老革命啊！”肖爱国不屑地撇下嘴角耸下肩头。

“唉！现在看来，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就是为了到老让你们‘革’我们的命啊！”肖父叹息中道出一句因果循环的大实话。

肖爱国的审美观终究敌不过高官高薪所带来的诱惑，结婚当晚为防因女方相貌差异而造成的心理惊变，夫妻二人在黑灯瞎火中摸索着对方身体。

“妈呀，多少坑啊！”肖爱国左冲右突始终无法觅到确切位置，迫不得已只有开灯，光亮一出，他大声惊呼道。

麻婆豆腐面部不平整，松懈的肉身也坑洼遍布，肖爱国只瞄上一眼

即俯床呕吐，再想硬起完成一个爷们儿应尽的义务，除非找根棍支起来。

“你嫌弃我。”新娘怯怯低语。

“没、没，我是嫌自个儿家伙少。”

“一个螺栓一个螺母……往中间那个眼儿捅……”

直到孩子出世，肖爱国回家的次数是越来越少，麻婆豆腐来单位吵闹的次数是越来越多。肖爱国敢放胆不回家的主要原因，一个是怕老婆黏糊遭不起洋罪，另外老丈人的离休也让他卸下压制多年的沉重的心头包裹。

肖爱国面无表情地从抽屉中取钱给雷子，雷子看着他弹动的手指，心想：多少币子从手过才能练出如此高超的水平。

雷子接过肖院长递过来的药款，刚才他跟着用心数过，分文不差。

“你可以走了。”肖爱国喉咙中发出冷淡的声音，和雷子小时候唆喽房檐下的冰溜子的感觉差不多。

在家背好的大段关于两种药的药性及其疗效的解说词堵在嗓子眼儿，让肖院长一句短短的冰凉的话语激回肠胃，又顺着无声的气息散发掉。雷子暗中吸了一下没有闻到异味儿，可能是在临下火车前上的一次厕所所有效地去除了宿便带来的恶臭。

雷子将产品说明书留在办公桌上，他此时还弄不懂院长老爷摆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是只冲自己还是针对所有登门的药品推销员？初出茅庐的他当然希望肖院长能给自己一些机会，哪怕说出一句“辛苦辛苦”的话也好。

怀着低落的心情步出院长办公室，从七楼下到一楼的时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记忆中，小时候笨拙地从四舅家门前那口老井中一寸寸向上摇水时曾有过此刻的不安、下沉情绪。

大股来苏水味儿，冲淡雷子心头几许惆怅，他深深地呼出几口浊气，快步向医院大门走去。

无论肖爱国摆出怎样爱答不理的架势，雷子都拿到给付款，并且还

是现金，这在药品销售领域是不多见的。温主任与各区域院长们玩的猫腻，岂是“菜鸟”级别的小业务员可以窥测其间奥秘的。

药企是棵参天大树，各省市设立的销售办事处如黏附其上的蜂巢，就地招聘的区域经理便如采花酿蜜的蜜蜂，而温和温主任所处的位置是连接药企与业务人员之间的桥梁。办事处主任，名头虽小，权力巨大，不管直辖市还是“偏辖市”，大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一手遮天的实质操控权。

春季里的阳光懒洋洋温情无限地普照着世间万物，作为高等动物直立行走的人类中的一员，雷子深感庆幸，他看到路边支起的烧烤架上成排码放的肉串，想到自己下辈子是否也会遭此厄运，他甚至想到上辈子或许已经让炭烤过油锅炸过，如果真的在不觉中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今生的路也许会平坦些笔直些吧。

找了几家旅馆，价格不甚如意，环境不环境舒适不舒适的无所谓，长期恋战小钱也变大钱，况且兜里的币子确实也没几个，不计算着点儿花，恐怕熬不到下个月初发薪水。

最后雷子又回到站前，回到站前那幢“凹”形老楼前。来时火车上他向身旁的乘客打听，嘉市的旅馆、饭店、出租车等消费行情均比省城低，到地头一问也只有出租车的起价费便宜些，别的无甚区别。

老楼总共六层，外表很脏，日头偏斜时在暗影中越发像一个在街边行乞的老翁。一块老式的几米见长的匾额耸立在楼顶，白色的质地基本已看不出原貌，四个紫红大字“佳荣旅店”看起来是那般凄惶孤零。

拉开大扇斑驳掉漆年久失修吱呀作响的木框玻璃门，雷子拎着简单的行囊来到服务窗口。

“身份证。”窗口后面扔出一句不咸不淡的话。

靠，哪儿哪儿没个热乎劲，雷子心中骂道。他从西服里怀掏出身份证递进去。

北省内辖市区，除省会市外其余城市的常住人口口语发音都咬“小”字眼儿，听起来像有风从牙缝中向外刺射，蛇吐信子样的，让人浑身不舒服。

交了十块钱押金还有三天的住宿费，雷子拿着红塑料皮的房卡登上四楼，“服务员！”他喊道。

“来了。”一声脆亮的回答让雷子精神一振。随声音从走廊尽头的房间跑出一个梳着“一把抓”的女孩子，看那活泼劲儿不会超过二十岁。

“几号？”她问。

“416。”雷子递过去房卡。

“嗯，请跟我来。”

哇！还带出个“请”字，多么温馨可人的字眼儿。

女孩子身量不高，皮肤偏黑但极其细腻，眼睛大大圆圆的，特别是双腮处的酒窝说话时自然而然向里深陷，乖巧可爱！

随女孩子进到门里，敞着的窗户涌进的风将屋内的潮气霉味吹去许多，丝丝拉拉的还有些往鼻孔里钻。雷子不是第一次住旅店，对这种味道不陌生。他和柳姐多次在这样的环境下偷欢。

五张床铺全空着，床头柜上也没有客人入住的痕迹。

“商量点事，尽可能别往这屋安排人好吗？”在靠近窗口的铺位坐下，雷子用温暖的眼神望着女孩道。

“花五个人房间的床位钱住单人的，我们还活不活了？”女孩“咯咯”笑道。牙齿白亮。

“嘿嘿，出门在外想图个清静真难啊！”雷子讪笑着。

“我尽量吧，您休息，有事叫我，热水一会儿送来。对了，别管有没有人，随身重要物品一定要经管好，这里不太平。”

“不太平？光天化日下难不成还有强人打劫？”

“唉！咋说呢？住久了自然全都清楚。”

“怎么称呼你？”

“看这儿。”女孩指指胸牌。

“唐艳艳。”雷子念道。

唐艳艳走后雷子和衣躺在床上，坐了一夜的硬板又楼上楼下地一通折腾，此时方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他沉沉睡去……

雷子醒来时正脸墙壁上的石英表的指针指向 18:30。他趿拉着拖鞋出房门，站到走廊中，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看到。他的五脏六腑大力震颤起来，一整天水米未进，难怪饿醒。

叫唐艳艳的女孩下班了，替代她的是一个看起来令人生厌的中年妇女，白白的眼底分明比黑眼球大上三倍，喊过几嗓子才迈着外八字的双脚从休息室慢吞吞地走出。刚上班就打瞌睡，懒货一个。

设在一楼的食堂已经关门，只有去外面找吃食。下楼时碰到仨一帮俩一伙的客人有说有笑地回返，看有些人的面部颜色酒没少喝。

旅店左侧有家回民馆，矮矮的平房斜倾着，在高的一角长出几棵杂草，低的一头接近脑瓜顶。

貌不起眼的小饭馆居然满员，闻到羊肉汤、馅饼味儿肠胃中像有只猴爪子在抓挠。看着吃喝成眉飞色舞样的食客，盯着扒牛肉条、溜胸口、羊蝎子、烧麦还有黄黄的芥末，雷子咽着口水退出。

就近几家一个幌的小饭馆内部情形皆如此，初来乍到的雷子放弃大费周折吃顿饭的想法。五个人的房间一个人住，吃个肃静，他决定买东西回去吃。

本着节约原则，雷子在站前市场买了几个猪肉馅包子，想想又在牛杂摊上花五块钱称上四斤酱牛脊骨，重量听起来挺吓人，可要是想实实在在地撕下几条肉定要费些力气。

旅店小卖部只经营一种啤酒：嘉凤。雷子狠狠心来上八瓶，售货员用塑料编织筐装上，他把手中的东西也放进去提溜着上楼。

甭管明天咋样，先为自己鼓鼓气加加油，身在异乡也只有酒精能麻

痹因肖爱国的冷漠所带来的阴霾。

“男，二十四岁，属鸡的，九月生人，倒睫，初中毕业，推过三年铁末子，拧过三年螺丝钉，最后跑你们这嘎达卖药，第一天让人给通下马威，住个破旅店，睡张破床也要十块钱，哎、哎，别走，话没说完呢，真没礼貌。”这是雷子在喝掉第八瓶啤酒后对闯进房门阻止他狼嚎的白眼球服务员嘟囔出的醉话。此刻是凌晨两点半。

白眼球逃走时用手指堵住耳朵眼儿，肥大的屁股猛甩，像是要甩掉对雷子所有的记忆。

4

雷子睡到中午才醒。窗户一夜未关，铁轨与车轮摩擦出轰隆隆如滚滚闷雷般的咆哮声，未能撼动酣睡如泥的他。

刷牙、洗脸、刮胡子，又将垂下的刘海儿用小剪刀弄短，旅游鞋面用水轻擦，多道细纹中黑色的泥垢去除，雷子在水泥地面上“咣咣”跺几下脚。

在食堂吃了两个馒头、一盘青椒土豆片，雷子去水房喝自来水，几大口下去肠胃便有反应，他急忙奔向厕所。对于饮生水，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这种没事找抽的性格多年不曾更改。

步出旅馆大门，迎着刺眼的阳光，雷子了无头绪。切入点为两方面，一是跑医药公司、终端零售药店。二是去蹚医院。温和曾颁下死令：不谈代理，全面铺货。

医药不分家，肖爱国的“包公”脸让他对医院大门望而生畏，因而决定先从医药公司及各大中小药店入手。

雷子在香烟摊儿上买张嘉市地图，很快找到去往市医药公司的路径，不算太远走着去二十五分钟左右。

“倒骑驴”（人力三轮车）疯狂地鼠窜于大街小巷，只要有足够的缝隙一准弯弯绕绕盘旋着滑过去，准确程度像是安装了自动导航系统，

眼瞅着刚蹭到行人或车辆，可偏偏就能顺畅无比地过去，不能不叫人在提心吊胆中心生佩服。好几次，雷子都险些遭倒骑驴“追尾”。

市医药公司坐落在繁华的青云街，地理位置属商业区中心地段，黄色的楼体在日头的照耀下气派显著。门前停有多辆轿车，锃光瓦亮的，车牌子均为“大贸”手续，显示着药品销售行业的财大气粗，显示着类如蝼蚁般业务人员的微渺。

“等下，登记。”从收发室里传出的简短话语止住雷子的脚步。“没规矩。”第二句高高在上的腔调。

趴到窗口前填写登记单，里面坐着戴花镜的老头不拿好眼神瞅雷子，防贼似的。

因为会见部门一栏没有注明，老头又把登记单撤出来。雷子寻思半晌也没想出自己应去哪个部门，老头不耐烦地说：“采购部。”

“老不死的，你等着。”雷子心说，“哦，多谢。”雷子工工整整地在空格处写上三个字。

药品采购部设在三楼，门楣上方探出的木质标牌上清清楚楚地注明。雷子正正西服将要敲门时，门从里面拉开，一个身穿藏蓝色职业套裙的姑娘走出来，手中抱着大摞文件。

姑娘冲雷子笑笑，他赶紧让开身子，看着袅袅婷婷的身影在走廊尽头消失才敲起复又关合的门。

里面传出“请进”的声音，雷子推门而入。

“请问，有什么事？”文员起身礼貌地问道。

“哦、哦，银杏叶片。”心里默读数遍的药名冲口而出，雷子闹个大红脸。

雷子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他曾坚定不移地想过某天会推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的大门。而今，一座小小城市中的小小医药公司的采购部内的一名小小文员的小小问话竟让他局促不安，今后还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难道他真的只是个烧饼夹猪头肉的命。一会儿找个犄角旮旯自抽鞋底子。

雷子在文员带有善意的笑容下强自镇定下来，他的呼吸逐渐平稳，视觉也找到着重点，戴着大号眼镜文员的身姿高度恢复正常，他拿出名片递过去。

“材料，药样。”文员轻描淡写地扫了一眼，朝天鼻孔中哼出四个音色较重的字眼儿。

雷子赶忙从挎包中向外掏老厚的各类证明、药品说明文本及药样：“哦，消渴丸，为我厂主打产品、拳头产品，直接针对二型糖尿病患者，也就是非胰岛素依赖型病人。那功效老带劲啦！我家邻居老阚头（他想起的是嫂子阚瑞敏的爹）常年四个加号，吃上没仨月，没了。呀，口误口误，不是吃死，是把加号吃没了，连瘸了半辈子的腿也顺溜起来。还有我们办事处的刘姐（他想起炉具厂的柳姐），白白胖胖的身子，看起来很是健康，自打患上糖尿病，体格体质急速衰退，瘦得不成人样子，赶上有风天拴根线能放起来，每天吃的饭喝的水能顶我半拉来月，别说搬药箱子，就是拿个药瓶手都哆嗦，可你猜咋的？俩疗程下来能往楼上扛煤气罐，心不虚气不喘，顺手还能捎上二十斤土豆子。哦，她是打杂的。”

“副作用及注意事项？”

“纯中药制剂没什么不良反应。嗨，其实中药远比西药劲头小，多吃几粒少吃几粒无关紧要，我喝酒喝多了吃去痛药有时两片有时三片，特管用……”

“等等，等等。药品是特殊商品，它有着严格的服食规定，处方药如此，非处方药更应该靠患者自己把关，怎么能在剂量上含混呢？你面对的不是个体而是受众群体，你们药厂对业务人员的培训严谨度不够，可不可以理解成在生产过程中也有着某些硬性偏差？”

“不不，几句玩笑话完全是在胡诌八扯，泰升药业生产、销售制度严明，怎能在服食剂量上混淆视听……”

“行了，介绍下银杏叶片吧。”四眼文员有些不耐烦。

雷子又有了自抽嘴巴子的冲动，他擦把冷汗中规中矩地讲解起药理、药性。因他从未经过企业正规培训，一些专用术语专业用词只能以白话

形式说出。他怕再次出现满嘴跑火车的情况，在放慢语速的同时刻意收敛起天马行空呼之欲出的念头，不过生动性逻辑性并没因紧张的情绪而减弱，在合理有效的范围内多多少少带些煽情的味道表述出来，听起来有些亲近感。

“总的来说，在针对同类活血、化瘀、通络的药品中不失为佼佼者，应为脑梗、心绞痛、半身不遂等症状患者的首选！心力衰竭者慎用。”

全篇产品说明背诵完毕，雷子面孔潮红，就好像完成了一次冲锋任务，就好像经历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竞赛。

“呼——”他喘口长气。

两种药品的推销过程为三十分钟，文员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抬头看上一眼，神色没什么变化，见雷子说完她合上手中记事本起身向里屋走去。

不多时文员随一银发老者出现。

“这是夏总！”文员恭敬地介绍。

雷子此时早已站立起来，他诚恐地握住老人伸过来的手，仰视着寒暄道：“您好夏总，我是威海泰升药业的区域经理雷子，打扰打扰。”

5

夏总身高1.80米开外，骨骼奇大，像是一座嶙峋的山峰，粗宽的手掌将将能握到一半，一双精目并未因年纪的老迈而现浑浊，反之烁光频闪。

“哈哈，小伙子，听说你的药近乎包治百病，不是水泊梁山安神医的家传宝贝吧？”

“夏总，真是巧合，我们董事长也姓‘安’，闹不准有些血缘关系。”爽朗的笑声让雷子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他跟着打些哈哈。

“呵呵，水泊精神千古流芳，药品企业良知更为紧要。小雷，药物已变为生活必需品，与老百姓的性命可是息息相关啊！过去人的寿命大

都维持在四万。我这样的年纪还在为党、国家、百姓忙碌着。这是荣耀，也是幸福幸运。良好的生活习惯虽占主位，但药品的防患治疗效应在延缓衰老抵抗衰老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老百姓的家庭支出有很大一部分用在治疗各类疾病的药物上，负担很重，所以说疗效、价格对我们彼此双方尤为主要，你们的产品在与同类产品的性价比上有何优势？”夏总摆手让雷子坐下。同是老总不同的礼遇，肖爱国的行为应受鄙视，雷子想。

“初打东北市场，整体价格优势明显，疗效与同类产品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返款日期也可灵活应用，月结、季结、实结（按实际销售量结算）均可。”遇到实质性问题雷子不敢马虎，话语间也少些添油加醋的成分。

“我们是三江地区规模最大的批发兼零售的医药商业企业，覆盖面广，途径多样化，公司的服务宗旨为‘顾客至上，服务第一，信誉第一’，采购药品对象均为全国知名企业，泰升药业属名不见经传的小型药企，如果想要在市场站稳脚跟，博得医疗机构、医药公司和百姓的信赖，信誉应摆放在第一位。”

“明白，泰升药业本着‘良心为药引，百姓皆亲人’的服务理念面向消费者，主要卖点就是‘良心’，我们老总如此，手下员工也是如此，在我们企业文化素质教育也是重中之重。”

“哈哈，说得好，万事人为本，小伙子岁数不大悟性很高，企业重视文化、思想、品德教育，员工的素质自然提升，员工的整体觉悟提高，企业、产品的生命力才会长久地发展下去，也就是说最为有效的市场核心竞争力为企业文化。”

“多谢夏总教诲。您看我们的药？”雷子抓紧时机切入正题。

“先行试销。”夏总起身。

“试销？”雷子的语气有些失望。说得那么热闹，一上来便是场思想品德教育课，还以为能签订正式合同呢。

“你是第一次做药品推销员吧？”待夏总进里间办公室，文员复又板起面孔。

“是的。”雷子老实地回答。

“难怪。首次能谈到试销，你就烧高香吧，你可别小瞧试销，数量并不比代销少到哪儿去。如果反响良好，你这第一步算是迈出去了。”文员尾音拖出的“了”字多少有些酸溜溜的。后来雷子才明白是因为妒忌，他自己也曾无数次地说到“了”的字眼。

应该说踏出市医药公司大门时雷子还身处恍惚当中，他做梦也没想到试销的额度竟会达到七万！如果说能做到全额返款，那么工资、奖金加提成，在短时间内他雷子就会成为一个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万元户，而这仅仅是试销。

雷子没趁热打铁地前往其他医药公司，他需要稳定下情绪，整理出细致的思路，他根本做不到在脑干细胞充血的情况下再次平静地将方才的表现重复N遍。

回到佳荣旅店时雷子的脚步依然轻飘，上到四楼居然未停歇，一直晃悠到六楼才发觉高兴过头，在他自嘲地撇了几下嘴角准备往回走的时候，见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面带满足的媚笑从601号客房走出，送她的是一个光着上身只着肥大内裤的秃顶男人，看岁数有五十向上。

“几号？”合拢衣襟将下垂的奶子遮掩，女人极其自然地问道。

“什么？”雷子没反应过味儿。

“几号房？”女人去服务台拿起圆形铝制钥匙板。

我去，居然是旅店的员工！

“嘿嘿，上错楼层了。”雷子讪笑着。

“嘻嘻，上错床也行啊。”女人淫笑道。

女人的调笑让雷子脸红了一下，他想起唐艳艳曾经说过的关于旅店不太平的话。

下到四层迎面碰到提着暖水瓶的唐艳艳，她用狐疑的目光注视了雷子片刻一语未发地转身离去，神情中带着不屑与嘲讽，让欲张嘴打招呼的雷子不得其解，他跟后面叫了几声她才回出一句：等着。

站在416号门前足有一刻钟唐艳艳才扭搭扭搭过来开门，等雷子进

去将要关房门时叹口气说道：“唉，男人学坏真快！”

“什么呀？”

“我跟你讲，看你是本分人家孩子，跟你兜个实底儿，四楼以上最好不要去，卖淫的、滥赌的、吸粉的、酒鬼、牵驴的、算命的、卖大力丸的泛滥成灾，不小心陷进去想抽身都难，信不信由你，佳荣旅店有三十几年的老客，可以说从建成那天起就住在这里，别以为他们是习惯成自然，是离不开！赌桌、女人像大铁钩子一样拴着骚筋呢。”唐艳艳一口气说完小脸更加紧绷。

“没人管？”

“谁管，都指望着这一亩三分地儿出菜呢，你没见不少铁路警察也噌噌往楼上蹀呢吗？”

“可是再咋说职工也不能参与卖淫吧？”

“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小小年纪，老气横秋，是不是跟电视上那些道貌岸然的‘老帮子’学的？”

“没那么高层次，咋活也贱不到那份上。”

“我要喝开水。”

“等着。”

第 2 章

有些事情只是个传说

1

六箱药款汇到温和指定的账户，试销合同也以快件形式寄出，温和在电话中的大肆赞扬让雷子漂泊在外的心境欢畅许多，也因此备受鼓舞：

“跑市场跟啃硬骨头差不多，不要盲目地一味撕咬，要学会因地制宜，学会变通，在少走弯路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便能饱吸骨髓。你干得不错，有思想，切入点选择准确，是块材料，在泰升药业所有业务人员中绝对算是出类拔萃的，希望你再接再厉接连打几场硬仗，我有理由相信小小的三江平原只是你脚下的奠基石而已。”

受教完毕，雷子挥手叫了辆倒骑驴坐上去。

“去哪儿？”三轮车夫问道。

“站前，佳荣旅店。”雷子有气无力地回答。

“嘿嘿。”车夫笑了。

“笑啥？”

“好地方！”

“哪儿好？”

“都好。”

“具体说说。”

“吃喝拉撒睡，物美价廉。”

“你说的是人还是饭菜？”

“都便宜。”

“你去过？”

“苦力有几个没去过的？”

“还真是个糟乱地方。”雷子若有所思自言自语道。

“有不乱的地方吗？大有大乱小有小乱，没了这些人活着还有啥意思？”三轮车夫狠蹬几下，薄薄的汗衫透出水渍。

付了两元钱车费，进到旅店大堂，见很多人往食堂走，中午饭口时间到了。雷子胃部难受，只在小卖部买了三包康师傅方便面和两袋榨菜，勉强上到四楼喊唐艳艳过来开门。

“屋里有人。”唐艳艳拖着地回答道。

“谁？”

“住宿客人呗。”

“真不够意思。”

“还不够意思啊！有两三拨儿来看房的都让我安排到别的屋，你挨排看看，有谁跟你一样连续两天单住，真是的，还不领情。”唐艳艳撇嘴，酒窝更深了。

“领领领……啥人啊？公母？”

“呸，想得倒美，大连的，挺爷们儿一个人。”

“喝，东北人可不各个都是纯爷们儿，咋看出来的？”

“进屋自己瞧。”唐艳艳向走廊尽头处推拖布。

大连人坐在床上背对着门打电话，嗓门奇大，音色向上飘，节奏听起来像是大号的“二踢脚”。

看到那人脚下摆放的啤酒个数以及床头柜上堆挤的若干个油渍渍的塑料口袋，雷子明白了唐艳艳对爷们儿称谓的定义。

大连人在一号床，雷子的床位是靠近窗口的五号床，他走过去回头